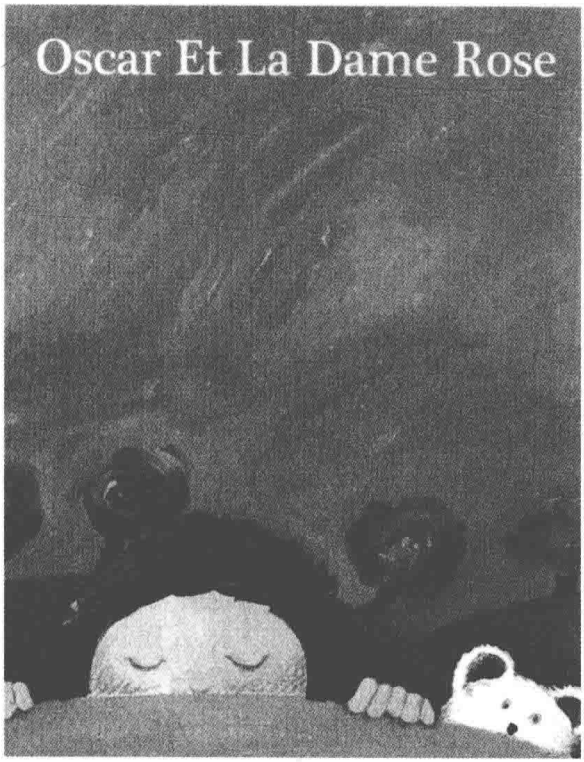
最后十二天的生命之旅

Eric-Emmanuel Schmitt

〔法国〕埃里克－艾玛纽埃尔·施密特　著
陈　潇　译

译林出版社



最后十二天的生命之旅

Eric-Emmanuel Schmitt

〔法国〕埃里克－艾玛纽埃尔·施密特　著
陈　潇 译

译林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最后十二天的生命之旅 /（法）施密特著；陈潇译.
—南京：译林出版社，2016.6
ISBN 978-7-5447-6367-7

Ⅰ.①最… Ⅱ.①施… ②陈… Ⅲ.①中篇小说－法国－现代
Ⅳ.①I56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6）第092634号

Oscar Et La Dame Rose by Eric-Emmanuel Schmitt
Copyright © Editions Albin Michel-Paris 2002, 2004 et 2009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6
by Phoenix-Power Cultural Development Co., Ltd
All rights reserved.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　图字：10—2012—546号

书　　名　**最后十二天的生命之旅**
作　　者　〔法国〕埃里克-艾玛纽埃尔·施密特
译　　者　陈　潇
责任编辑　陆元昶
特约编辑　苑浩泰
出版发行　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　　译林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　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，邮编：210009
电子信箱　yilin@yilin.com
出版社网址　http://www.yilin.com
印　　刷　三河市祥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开　　本　640×960毫米　1/16
印　　张　9.5
字　　数　68千字
版　　次　2016年6月第1版　2016年6月第1次印刷
书　　号　ISBN 978-7-5447-6367-7
定　　价　26.00元

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给布鲁诺·梅兹盖尔

亲爱的上帝：

我叫奥斯卡，我十岁了。我在家里玩过火，我用火玩弄过猫和狗（我想我甚至还烤熟过金鱼）。这是我写给你的第一封信，因为上学的缘故，我直到现在才有时间写。

我得先提醒你：我害怕写信。只有迫不得已的时候才会写。因为写信这事，就像是挂在门上的圣诞节花环、装饰绒球、彩带和花边一样，是被美化过的谎言，属于大人的玩意儿。

证据？瞧，我在信的开头写道："我叫奥斯卡，我十岁了。我在家里玩过火，我用火玩弄过猫和狗（我想我甚至还烤熟过金鱼）。这是我写给你的第一封信，因为上学的缘故，我直到现在才有时间写。"我其实可以这样写："人们叫我鸡蛋壳，我看起来才七岁，我住在医院，因为我得了癌症，我从不找你说话，因为我根本不相信你的存在。"

只不过如果我这样写，那就坏事了，你不会对我感兴趣。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然而我非常需要你对我感兴趣。

要是你有空能帮我两三个忙，那就最好不过了。

你听我解释。

医院是一个非常友好的地方，那里全是高声说话却有着好脾气的大人，到处都是玩具，还有自愿陪孩子们玩的玫瑰夫人们，以及随叫随到的小伙伴们，比如“培根”“爱因斯坦”“爆米花”。总之，如果你是个讨人喜欢的病人，那么医院是个好地方。

但我不再是个讨人喜欢的病人了。自从我接受骨髓移植以来，我强烈地感觉到我不再讨人喜欢了。当杜瑟多夫医生早上给我做检查的时候，他心情很糟，我让他失望了。他看着我，什么都不说，好像我做了错事似的。但是被动手术的人是我，我一直很乖，好好睡觉，虽然很疼但也忍住不出声，吞下所有药片。有那么几天，我很想把杜瑟多夫医生臭骂一顿，告诉他也许就是有着浓黑眉毛的杜瑟多夫医生自己把手术搞砸了。但他看起来实在是太难过了，于是我把想骂他的话咽了下去。杜瑟多夫医生越是默默无语一脸愧疚，我就越是有负罪感。我明白自己不再是受欢

迎的病人，我妨碍了人们相信医学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。

医生的想法是有传染性的。现在整层楼的护士、住院医生、护工都用同样的表情看着我。当我心情好的时候，他们一脸忧伤的样子。当我讲笑话时，他们强颜欢笑。真的，他们没有以前那么爱开玩笑了。

只有玫瑰奶奶完全没变。在我看来，她年纪太大，想变也变不了，而且她就是玫瑰奶奶。上帝，我向你介绍玫瑰奶奶，她是我的一个好朋友，是她让我给你写信的。问题是只有我叫她玫瑰奶奶，因此你要花点儿心思才明白我说的是谁，在那些穿着粉色制服的陪伴生病小朋友的玫瑰夫人之中，她是年纪最大的。

“您几岁呢，玫瑰奶奶？”

“你能记住十三位的数字吗，我的小奥斯卡？”

“哇，您太夸张了！”

“没有。千万不要让这里的人知道我的年纪，不然我会被赶走的，我们再也见不到面啦。”

“为什么呢？”

“我是违规进来的。做玫瑰夫人有年龄限制。我早就超

过那个年纪了。”

“您超过期限了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就像过期的酸奶？”

“嘘！”

“好的，我什么都不会说的。”

她实在是太勇敢了，告诉我这个秘密。但她没选错对象。我什么都不会说，尽管我觉得很奇怪，她脸上的皱纹就像是以眼睛为中心放射开来的光线，居然没有人怀疑她的年纪。

还有一次，我发现了她的另一个秘密。肯定没错，上帝，你可以去核实。

我们在医院的公园里散步，她踩到了一团狗屎。

“妈的！”

“玫瑰奶奶，您说了脏话。”

“喂，你这个小家伙，让我安生点儿，我想怎么说就怎么说。”

“玫瑰奶奶！”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“你赶紧走几步路啊。我们在散步，不是在蜗牛赛跑。”

当我们坐在长凳上，吮吸棒棒糖时，我问她：

“您怎么会满口脏话呢？”

“职业癖好，我的小奥斯卡。做我们那一行，如果说话太温柔，会被揍扁的。”

“您是做哪一行的？”

“你不会相信的……”

“我发誓我会相信的。”

“摔角选手。”

“我不相信您。”

“真的是摔角选手。人们甚至还给我取了个外号叫‘朗格多克刽子手’。”

从那以后，每当我情绪低落的时候，玫瑰奶奶在确定周围没人旁听的情况下，会给我讲她参加摔角比赛的故事。朗格多克刽子手对战利姆赞女屠夫；她跟魔鬼盛克兰二十多年来的对决，那是个胸脯硬得像炮弹的荷兰女人；还有那次世界杯夺冠，她打败了绰号布痕瓦尔德母狗的乌拉乌拉，要知道乌拉乌拉之前从未被人打败过，就连玫瑰奶奶当时

的偶像，绰号钢铁屁股的摔角手也没能打败过她。她的那些比赛让我非常向往，我想象我的朋友以现在这副模样出现在擂台上，一个穿着粉色制服的小老太太，晃晃悠悠地把那些穿着背心的大块头摔倒在地。我感觉那就是我。我变成最强壮的那个人。我在报仇。

好了，上帝，有这么多关于玫瑰奶奶或者朗格多克刽子手的线索，你还没能认出玫瑰奶奶是谁，那你就别再当上帝了，退休算了。我想我说得够清楚了吧？

说回正题。

总之，我的骨髓移植让这里的人很失望。我的化疗也没起多大作用，但大家觉得没太大关系，因为之前把希望寄托在骨髓移植上。现在，我感觉医生也没有别的招数了，即使我的情况让人同情。至于杜瑟多夫医生，妈妈觉得他很帅，我觉得他的眉毛太浓了，他一脸愧疚，就像是礼物已经发完的圣诞老人。

气氛越来越糟糕，我跟小伙伴培根说过这事。事实上，他不叫培根，他叫作伊夫，人们叫他培根是因为这个名字更适合他，他是重度烧伤患者。

“培根，我觉得医生不喜欢我了，我让他们失望了。”

“瞎说，鸡蛋壳！医生们是不会泄气的，他们总会想出各种法子。我算过他们至少给我做过六次手术。”

“也许你激发了他们的灵感。”

“信你才怪。”

“但是他们为什么不直接跟我说我快要死了？”

这时，跟医院里其他人一样，培根变哑巴了。如果你在医院里提到“死”这个字，没人会听进去的。你可以确定有那么一瞬间的时空凝结，大家马上岔开话题。我跟所有人做过这个试验，只有玫瑰奶奶除外。

于是今天早上，我想试试看她是否跟其他人一样假装听不到。

“玫瑰奶奶，我发现没人跟我说我快要死了。”

她看着我。她的反应会跟其他人一样吗？拜托了，朗格多克的刽子手，你要坚定立场，听清楚啊！

“如果你已经知道，为什么还要其他人告诉你呢，小奥斯卡？”

好吧，她总算听到了。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